

牛奶會有的，麵包會有的

作者:程映虹

看過蘇聯電影《列寧在 1918 年》的人都會記得這樣一句對白："牛奶會有的，麵包會有的。"這是列寧的衛士瓦西裡前往鄉下征糧前安慰餓得半死的妻子時說的。三年後，當俄國處於革命後最可怕的大饑荒時，麵包和牛奶忽然真的有了，不過不是從被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收刮得顆粒不剩的農村，而是從萬里之遙的美國。這是一個一直被蘇聯當局有意隱瞞的歷史事實。

1918 到 1920 年，蘇維埃政權實行極左政策，向共產主義窮過渡，取消市場和貨幣，把農民手裡的全部糧食都拿過來，派紅軍和工人帶著機關槍下鄉征糧，俄國農村經濟徹底破產，千百萬農民和蘇維埃政權尖銳對立。1921 年又逢俄國大旱，數千萬人瀕臨餓死。布爾什維克一方面把俄國極其有限的外匯拿出來給第三國際搞世界革命，派出代表到各國建立共產國際的支部，另一方面想以數千萬人命危在旦夕為由向西方要援助。但由於蘇維埃政權把所有外資都收歸國有，西方國家和蘇俄斷絕了外交關係。革命策略十分靈活的列寧找來了高爾基，讓他組織一個非官方團體向西方求援。

高爾基本來正在為被契卡（布爾什維克的肅反委員會，集拘捕、審訊和判決為一身的專政機構）關押和迫害的知識份子求情，現在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向列寧提出釋放一些著名知識份子以增強這個委員會的民間性質，列寧只好答應。於是大批下獄的知識份子和前政府人士被釋放，其中甚至包括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女兒。他們組成了一個非官方的"全俄拯救饑餓委員會"。

七月十三日這個委員會成立後就通過各種途徑和西方接觸。高爾基在美英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救救"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和格林卡的國家"。高爾基清楚地

知道假如他說"世界上第一個工人的祖國"是不會得到回應的。七月二十三日高爾基的呼籲就得到了美國商務部長兼救濟署長赫伯特·胡佛的回應。胡佛當時正主持戰爭對歐洲國家的物資援助。胡佛寫信給高爾基，同意援助蘇俄糧食，但提出兩個條件：釋放被蘇俄關押的七名美國人，美國救濟人員在蘇俄分配救濟物資時不受蘇方干預。

列寧雖然在給政治局的信中痛斥胡佛，說是要當眾刮這個美國佬的耳光，但他還是指示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同意這兩個條件。外交人民委員加米涅夫回信給胡佛，建議雙方派代表會商有關細節。很快，美國代表布朗和蘇俄外交部付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在里加展開談判並與八月二十日達成協定，蘇方釋放了一百多名被扣押的美國人質，這個數字大大出乎美國政府的預料，因為很多在俄國的美國人早就失去了聯繫，美國政府手頭只有二十多個人的名單。

里加協定簽署後，九月二十一日美國救濟署第一艘船"鳳凰"號到達彼得格勒，運去了 700 噸糧食。胡佛派經濟學家凱洛格和前印第安那州長古德里奇前往蘇俄考察災情，他們的報告使得美國救濟署大吃一驚：總共有 1500 到 2000 萬人受饑餓的威脅。這個數字遠遠超出了原先的估計，美國救濟署不得不一再擴大援助的規模。

美國救濟署在蘇俄的救濟行動持續了兩年，運去了 70 萬噸以糧食和藥品為主的物資，光物資發放站就有 15000 個。援救行動的總金額達 7800 萬美元，這筆款項的購買力在今天應該不下 100 億了。蘇俄用前沙皇政府留下 1800 萬美元的黃金儲備支付了一部分援助金額。剩下的款項中，美國國會撥款 2000 萬，大戰剩餘物資 800 萬，其餘 3200 萬美元全部來自民間的捐獻，如美國紅十字會、聯邦教會理事會和基督教青年會等民間組織主辦的活動。美國援助物資主要是糧食。為了讓更多俄國人能得到援助，美國救濟署物資發放人員制定了人均最低營養標準，按當時物價計算，一美

元可以給一個俄國人提供一個月的食品，以玉米為主。但俄國兒童得到了額外的供應，包括壓縮牛奶、罐裝燉肉和小麥麵包。在這次行動中，至少有一千萬以上的俄國人（多數是兒童）因為這批美援而獲救。在留下的照片中，人們甚至可以看到連包裝麵粉的布袋都被俄國人用來作成禦寒的棉靴。

對於美國人民的援助，蘇俄自然是又驚又喜。在給胡佛的一封信中，高爾基這樣說：

"在過去的一年中你們從死亡中拯救了 350 萬兒童，550 萬成人，15000 學生，現在又有 200 多俄國學者得到了援助.....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類受難史上，沒有任何行動就其規模和慷慨能夠和這次援助相提並論的.....這次行動不但是一次物質的救援，更是對在過去數年中飽受殘暴和憎恨折磨的心靈的精神拯救.....你們的援助將作為一項史無前例的偉業載入史冊，千百萬從饑餓中被拯救出來的俄羅斯人將永遠銘記在心。"

1923 年 7 月 18 日，當救援行動結束時，蘇俄政府為美國救濟署在俄國的人員舉行歡送酒會，人民委員會付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加米涅夫宣讀了一份聲明：

"以千百萬獲得拯救的人民的名義，以蘇維埃俄羅斯和其他蘇維埃共和國的名義，在全世界面前我們對這個組織，對它的領導人赫伯特·胡佛先生.....以及所有這個組織的工作人員表達最深切的感激之情，我們要說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全體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美國人民通過這個組織向我們提供的援助，我們將把這個記憶變成未來兩國友誼的保證。"

加米涅夫宣讀完聲明後，將一份印在卷軸上的聲明原件裝在一個精美的框子裡送給胡佛，這份檔至今還陳列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裡。

當然，加米涅夫的讚美也許是虛情假意，但這並不妨礙與此同時莫斯科的報紙說胡佛之所以這麼起勁，是因為他過去投資的礦產有一部分在俄國的烏拉爾山區，他是想借機弄回來。這個消息也被美國國內一些左派報刊刊登了。這種官方的讚美更不妨礙蘇聯方面日後把這次行動說成是帝國主義最陰險企圖的大暴露，例如乘機進行間諜活動和把沒人要的剩貨運到蘇俄，等等。

在二次大戰後，蘇聯方面為對抗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畫，還讓幾個在歷次政治清洗中苟活下來的參與過胡佛救濟行動的蘇聯人發表聲明，說自己就是在那次救濟中被美國人拉下水當間諜的。

最有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全俄拯救饑餓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上。那些從監獄裡放出來組織這麼個委員會向西方呼籲的知識份子和社會名流們滿以為自己立了大功，不說論功行賞也會將前嫌一筆勾銷，於是紛紛前往出席，那知道讓契卡逮個正著，一網打盡，送回了他們該去的地方。少數漏網之魚中有托爾斯泰的女兒，後來她去了美國，終老在新澤西州的一個農場。